

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殺野蔌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殺前陳之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

容齋三筆卷第一

容齋三筆卷第二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漢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康衡爲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梁丘賀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故官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與爲治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說秦始皇李

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藜野蕨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穀前陳之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

容齋三筆卷第一

容齋三筆卷第二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漢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康衡爲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梁丘賀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故官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與爲治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說秦始皇李

斯所禁也何爲而効之邪旣不用儒生而專委中書宦官宏恭石顯因以擅政事卒爲後世之禍人主心術可不戒哉

國家府庫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三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紬一百九十萬疋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斤黃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

力充足故於征輸未能爲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緡錢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術爲可慮耳黃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劉項成敗

漢高帝項羽起兵之始相與北面共事懷王及入關破秦子嬰出降諸將或言誅秦王高帝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至羽則不然旣殺子嬰屠咸陽使

人致命於懷王王使如初約先入關者王其地
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
何以得顓主約今定天下皆將相諸君與籍力
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於是陽尊王
爲義帝卒至殺之觀此二事高帝旣成功猶敬
佩王之戒羽背主約其末至於如此成敗之理
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高帝微時嘗繇咸陽縱觀
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至羽觀
始皇則曰彼可取而代也雖史家所載容有文

飾然其大旨固可見云

占術致禍

吉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有知
之信之而翻取殺身亡族之害者漢昭帝時昌
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蟲食葉曰公孫病已
立睦孟上書言當有從疋夫爲天子者勸帝索
賢人而禮位孟坐袂言誅而其應乃在孝宣正
名病已哀帝時夏賀良以爲漢歷申衰當更受
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事賀良坐不道誅

及王莽篡竊自謂陳後而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熙先以天文圖讖知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當出天子遂謀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熙先既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禍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因背漢致夷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唐李錡據潤州及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爲侍人錡敗没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

宣宗五代李守正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正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爲周世宗后

絳侯萊公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方呂

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遜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逮繫廷尉之禍幾於不免寇萊公決澶淵之策真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若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爲其有社稷功邪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不以爲恥而謂

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對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此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顧準稍衰旋即罷相終海康之貶嗚呼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益與欽若以容一言移兩明主意訖致二人於罪斥讒言固可畏哉

無名殺臣下

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古者置人於死地必

求其所以死然固有無罪殺之而必爲之名者
張湯爲漢武造白鹿皮幣大費煩興以爲本末
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異與客語初
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膺湯奏當異見
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波非
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後爲人所譖罰爲徒使
人視之詞色不撓操令曰琰雖見刑而對賓客
虬須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琰死隋煬帝殺高祖
之後議新令久不決薛道衡謂朝士曰向使

類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
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妄造
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
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寃哉
臣之死也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執事者皆服之特
以梁數及旒之多少爲別俗呼爲平天冠蓋指
言至尊乃得用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鞠淳澤

村民謀逆事審其故乃嘗入戲場觀優歸塗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爲杖之足矣按後漢輿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矣

介推寒食

左傳晉文公及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

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縣上者西河界休縣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宮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入召之則亡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名曰介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略亦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爵齒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積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南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

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美
原上黨西河鴈門皆近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
亦爲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按後漢周舉傳云太
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
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
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
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間

也

進士訐黜落

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世
質等訐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
立看詳立以爲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已錄滑
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裁直解
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士質等仍未
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詞理低
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崔立之罪蓋是

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至於省試亦然如葉齊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

後漢書載班固文

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謂盡善矣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觀謝夷吾傳云第五倫爲司徒使固作奏薦之其辭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語其他比喻引稷契咎陶傳說伊呂周召管晏此爲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聖賢之盛者皆無以過而夷吾乃在方術傳中所學者風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過歟

趙充國馬援

前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平之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西邊遂定成帝命楊雄頌其圖畫至比周之方虎後漢光武時西羌入居塞內來獻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

討之羌來和親於是隴右清靜而自永平以後
訖于靈帝十世之間羌患未嘗少息故范曄著
論以爲二漢御戎之方爲失其本先零侵境趙
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過馬文淵徙之三輔貪
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
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援徙當煎於
三輔不見其事西羌傳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
水隴西扶風三郡事已具援傳然援本傳蓋無
其語唯段紀明與張英爭討東羌奏疏正謂趙
馬之失至今爲梗充國文淵爲漢名臣段氏之
如此故曄據而用之豈其然乎

漢人希姓

兩漢書所載入姓氏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漫
紀于此以助氏族書之脫遺復姓如公上不害
合傳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單父右軍陽城延
息夫躬游水發相吾丘壽王落下閔梁丘賀五
鹿充宗公戶滿意堂谿惠申章昌告星賜闕門
慶忌安國少季馬適建都尉朝母將隆紅陽長

仲烏氏羸周陽由勝屠公母鹽氏歐侯氏士孫
喜索盧恢屠門少仄田儀工師喜駁馬少伯公
乘歛鮭陽鴻弓星游公沙穆胡母班周生豐友
通期公緒恭公族進階水丘岑叔先雄單姓如
縉賀蟲達靈常賁赫其石旅卿祕彭祖革朱穆
樂冷豐冥都復中翁蒯徹直不疑閔孺使樂成
栢育制氏猗頓義縱雋不疑疏廣云敞枚乘終
軍鹵公孺食子公駢臂侖宗衡胡乘宏簡卿快
欽所忠假倉眚孟覺惲塗惲射姓后倉姓偉如

氏苴氏百政免公髮福質氏濁賢稽發萬章闡
氏佗羽繡君賓漕中叔栩丹帛敞遲昭平汝臣
駒幾稱忠遠普臺崇沐茂匡氏勞丙抗徐闕宣
沮雋卑整編訢亶誦尋穆夜龍弓林行巡殺諷
角閔芳丹堅鐔錫光遙偉重異力子都維汜詩
索繇延夷長公防廣鐔顯移良緘玉蕃嚮渠穆
臨孝存脂習笮融茨充處興興渠具爰諒輔騰
是卿仲遼謁煥矯真晃華注丹禰衡

絳灌

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讒平顏師古注云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注亦以爲勃嬰按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灌嬰等咸讒平則其爲兩人明甚師古不必爲疑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屢辨之矣史漢外戚竇皇后傳實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也夏侯嬰爲滕令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

書爲滕灌賈誼所稱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春秋一書今不復見李善注文選劉歆移博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昧之文者此耳張耳歸漢即立爲趙王子敖廢爲侯敖子偃嘗爲魯王文帝封爲南宮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告韓信反史記表云

樂說漢表云樂說而楚漢以爲謝公其誤可

題詠絕唱

錢伸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有卜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遠邇先壠在其上名曰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曰芳美鑿地涌泉或以爲與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詩於一時名流自葛魯卿汪彥章孫仲益旣各極其妙而毋舅蔡載天任四絕獨擅塲遂初亭曰結廬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白領未應

烏知望雲亭曰白雲來何時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恐汗世間塵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爲穿石來要洗巢由耳四篇旣出諸公皆自以爲弗及也吳傳朋遊絲書賦詩者以百數汪彥章五言數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固已超拔而劉子翬彥冲古風一篇蓋爲絕唱其辭云圓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

脫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臞神蹤
喜縈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
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縷浮力適可挂
千鈞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軸之遠寄悠然堂謝
公遺髯凜若活衛后落鬢搖人光翻思長安夜
飛蓋醉哦聲落南山外亂離契闊四十秋筆
與人俱老大政成著脚明河津外家風流今絕
倫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足勞心神此章尤
爲馳騁痛快且卒章含譏諷正中傳朋之癖予

少時見二公所作殊敬愛之至今五十年尚能
記憶懼其益久而不傳故紀於此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爲貢舉科目之最
今人恬於習玩每聞以此稱之輒指爲輕已因
閱北史杜正玄傳載一事云隋開皇十五年舉
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素怒
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
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

才曹司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使擬
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
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
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
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蓋其重如此又正玄弟
正藏次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
論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亦
時並就又無點竄然則可謂難矣唐書杜正
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

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錄飾以
美言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
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故衆
口喧然稱爲穢史諸家子孫前後投訴云遺其
家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至於
坐謗史而獲罪編配因以致死者其書今存視
南北八史中最爲冗謬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

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
悅子子建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爲七代祖而
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
與夫事業可知矣

容齋三筆卷第二

容齋三筆卷第三十九則

兔葵燕麥

劉禹錫再游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搖
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讀北史邢邵傳載邵
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
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
爾雅曰藟兔葵籥雀麥郭璞注曰頗似葵而葉
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有毛廣志曰菟葵燻之
可食古歌曰田中菟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

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
悅子子建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爲七代祖而
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
與夫事業可知矣

容齋三筆卷第二

容齋三筆卷第三十九則

兔葵燕麥

劉禹錫再游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搖
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讀北史邢邵傳載邵
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
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
爾雅曰蒿兔葵籥雀麥郭璞注曰頗似葵而葉
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有毛廣志曰菟葵燻之
可食古歌曰田中菟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

嘗可穫皆見於太平御覽上林賦葳蕤苞蒹葭
揖注曰析似燕麥音斯葉庭珪海錄碎事云東
葵苗如龍芮花白莖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
但未詳出於何書

北狄俘虜之苦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問貴賤蓋
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
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
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

升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
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身
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
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
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
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
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
死視如草芥先公在英州爲攝守蔡寯言之蔡
書於甲戌日記後其子大器錄以相示此松漠

記聞所遺也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漢薛宣爲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慙恐自殺宣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冤顏師古注云以此職追贈也後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吳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其父渤海太守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贈吏民官職不以爲過後世不敢然也

李元亮詩啓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材尚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太學蔡薺爲舉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專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即超用纔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

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顓爲門下之故方脩
贄見之禮須明旦扣典客不意給事先生卑躬
下賤如此前贄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
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啓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
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
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
書延譽於諸公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
詩如人閑知晝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
雨臘寒纔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元魏改功臣姓氏

魏孝文自代遷洛欲大革胡俗旣自改拓跋爲
元氏而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以姓或重複皆
改之於是拔拔氏爲長孫氏連奚氏爲奚氏乙
旃氏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孤氏爲
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
樓氏勿忸于氏爲于氏尉遲氏爲尉氏其用夏
變夷之意如此然至于其孫恭帝翻以中原故
家易賜蕃姓如李弼爲徒河氏趙肅趙貴爲乙

弗氏劉亮爲侯莫陳氏楊忠爲普六茹氏王雄
爲可類氏李虎閻慶爲大野氏辛威爲普毛氏
田宏爲紇于氏耿豪爲和稽氏王勇爲庫汗氏
楊紹爲叱利氏侯植爲侯伏侯氏竇熾爲紇豆
陵氏李穆爲掄拔氏陸通爲步六孤氏楊纂爲
莫胡盧氏寇儁爲若口引氏段永爲爾緡氏韓
襲爲侯呂陵氏裴文舉爲賀蘭氏王軌爲烏丸
氏陳忻爲尉遲氏樊深爲萬紐千氏一何其不
循乃祖彛憲也是時蓋宇文泰顓國此事皆出
不可曉也

東坡和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息一
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敦陶徵君
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穡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

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据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中醉不在接盃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剥啄聲驚散一盃酒倒裳起謝客

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孔戣鄭穆

唐孔戣在穆宗時爲尚書左丞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致仕吏部侍郎韓愈奏疏曰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正月戣薨國朝鄭穆在元祐中以寶文

閣待制兼國子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
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彊古者大夫
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
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亦不報然
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絕相類

陳季常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
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
妻柳氏絕兇妬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

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
手心茫然河東師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
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黃魯
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
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
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
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旣不妨游觀
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
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則柳氏之

妬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文用謚字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爲易名然則謚之爲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死無名謚爲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謚爲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爲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爲謚其語可謂

竒矣

高唐神女賦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爲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真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旣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

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至其中則云澹清靜其情嫵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塞余憇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清兮率與我乎相難頽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于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王之

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頽音疋零反歛容怒色也柳子厚謫龍說有竒女頽爾怒之語正用此也

其言明且清

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經典釋文云從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或皆逸

詩也予按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曰周任有
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
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
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一可
曉

侍從轉官

元豐未改官制以前用職事官寄祿自諫議大

夫轉給事中

學士轉中書舍人

歷三侍郎

學士轉左曹禮戶吏部餘

人轉右曹左右丞吏侍轉左然後轉六尚書各

為一官尚書贈僕射非曾任宰相者不許轉今

之特進是也故侍從止於吏書由諫議至此凡

十一轉其庶僚久於卿列者則自光祿卿轉祕

書監繼歷太子賓客遂得工部侍郎蓋以一

待制以上職不許入兩省給諫耳元豐改諫議

為太中大夫給舍為通議六侍郎同為正議左

右丞為光祿兵戶刑禮工書同為銀青吏書金

紫但六轉視舊法損其五元祐中以為太簡增

正議光祿銀青爲左右然亦纔九資大觀二年
置通奉以易右正議正奉以易右光祿宣奉以
易左光祿以右銀青爲光祿而至銀青者去其
左字今皆仍之比倣舊制今之通奉乃工禮侍
郎正議乃刑戶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左三
光祿乃六尚書也凡侍從序遷至金紫無止法
建炎以前多有之紹興以來階官到此絕少唯
梁揚祖葛勝仲致仕得之近歲有司不能探賾
典故予以宣奉當磨勘又該覃霈顏師魯在天

官徑給回授一據而不明言其所由比程叔達
由宣奉納祿不遷官而於待制閣名墜二等程
大昌亦然以龍圖直學士徑升本學士尤非也
予任中書舍人日已階太中及以集英修撰出
外吏部不復爲理年勞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
通議殊可笑蓋臺省之中無復有老吏矣

曹子建七啓

原頭火燒淨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
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

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翎
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此
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之以為絕妙予
讀曹子建七啓論羽獵之美云人稠網密地逼
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七啓又云名穢我
身位累我躬與佛氏八大人覺經所書心是惡
源形為罪藪皆修己正心之要語也

姦鬼為人禍

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

公夢疾為二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
其一曰在肓之下膏之上若我何醫至曰疾不
可為也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馳召名醫
許智藏俊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
智藏將至其人當必相苦柰何明夜復夢曰吾
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診俊脉
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一姦鬼之害人如出一
轍近世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前者云到
也未後者應云到也以手中物擊一下遂覺

後心痛不可忍叔微以神精丹餌之痛止而食
此事亦與上二者相似

監司待巡檢

今監司巡歷郡邑巡檢尉必迎於本界首公裳
危立使者從車內遣謁吏謝之即揖而退未嘗
以客禮延之也至有倨橫之人責橋道不整驪
之車前使徒步與卒伍齒者予記張文定公所
著經紳舊聞中一事云余為江西轉運使往虔
州巡檢殿直今保義成忠郎康懷琪乘舟於三十里相

接又欲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及至縣驛驛正
廳東西各有一房子居其左康處於右日晚命
之同食起行數百步逼暮而退夜聞康暴得疾
余亟趨至康所康已具舟將歸虔須吏數人扶
翼而下余策杖隨之觀此則是使者與巡檢同
驛而處同席而食至於步行送之登舟今代未
之見也

十二分野

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為義多不然前

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爲姬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公孫五樓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後悉以國事付公孫五樓燕業爲衰晉劉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不能自歸裕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謂我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超聞有晉師引羣

臣會議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
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各命守宰依險自固焚蕩
資儲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可以
坐制若縱使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不聽
裕過大峴燕兵不出喜形于色遂一舉滅燕觀
五樓之計正裕之所憚也超平生信用五樓獨
於此不然蓋天意也五樓亦可謂智士足與李
左車比肩後世姦妄擅國以誤大事者多矣無
所謂五樓之智也

薦士稱字著年

漢魏以來諸公上表薦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
其年又稱其字如漢孔融薦禰衡表云處士平
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齊任昉爲蕭揚州作
薦士表云秘書丞馮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
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也
唐以來乃無此式

兄弟邪正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第安國力禁之

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第
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間陰禍善類而
第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容齋三筆卷第三

容齋三筆卷第四 十五則

三豎子

趙爲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定
從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興師以與楚戰舉鄢
郢燒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時起
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平矣人告韓信反漢祖
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唯陳
平以爲兵不如楚精諸將用兵不能及信英布
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發兵擊之坑豎子

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第
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間陰禍善類而
第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容齋三筆卷第三

容齋三筆卷第四 十五則

三豎子

趙爲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定
從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興師以與楚戰舉鄢
郢燒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時起
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平矣人告韓信反漢祖
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唯陳
平以爲兵不如楚精諸將用兵不能及信英布
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發兵擊之坑豎子

耳夫白起信布之爲人材能不可揜以此三人爲豎子是天下無復有壯士也毛遂之言祇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從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爲懦夫至如高帝諸將不過周勃樊噲之儔韓信因執而歸棲棲然處長安爲列侯蓋一匹夫也而噲喜其過已趨拜送迎言稱臣况於據有全楚萬乘之地事力强弱安可同日而語英布固嘗言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則豎子之對可謂勇而無謀殆與張儀詆蘇

秦爲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顧深知其非也至於陳平則不然矣若乃韓信謂魏將栢直爲豎子則誠然栢直庸庸無所知名漢王亦稱其口尚乳臭真一豎子也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歎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達以爲籍譏漢祖雖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樞密稱呼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爲之蓋內諸司

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為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為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為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為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

書權朝美云予為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為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為甚

從官事體

國朝優待侍從故事體名分多與庶僚不同然有處之合宜及肆意者到任知州申發諸司公狀不繫銜與安撫監司序官往還用大狀不書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廳之類皆雜著於令

式其明載國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
詔尚書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
外郎及兩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
承前例須申報雖職當統攝方委於事權而官
有等差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以上
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簽案檢令通判
以下具銜供申張詠以禮部尚書知昇州上言
臣官本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似
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

本行曹局止發案檢從之紹興中范同以前執
政知太平州官係中大夫不帶職申諸司狀繫
銜提刑張絢封還之范竟不改次年轉太中再
任始去之劉焯爲江西運判移牒屬郡知通云
請聯銜具報邁時以太中守贛以於式不可乃
作公劄同通判簽書劉邦翰曾任權侍郎以朝
議大夫集英修撰知饒州趙燁以承議郎提點
刑獄欲居其上劉不校趙又畏人議已於是遇
朝拜國忌日先後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權

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饒州自處如庶官林
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職除直寶文
閣知贛州全銜猶帶權知兼勸農事借紫而盡
用從官禮數黃渙爲通判入都廳爲之不平
汝諧除權侍郎爲東省所繳不得供職而以
撰知池州公狀至提刑司不繫銜爲鄧州縣
唐瑒以司農少卿王佐以中書檢正皆暫兼
戶侍及出知湖饒二州悉用朱表雙引此數君
皆失於討問典章非故爲尊大也陳唐仁以夫

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在法學士乃雙
引人以爲得體邁頃守贛建官職與居仁等而
誤用兩朱殊以自悔又如監司見前執政雖不
路並客位下馬伯氏以故相帶觀文學士帥越
提舉宋藻穿戟門訶殿云浙東監司如何不符
穿紹興府門將至廳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
亟令掖以還

九朝國史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高宗曰三朝仁宗

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大典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爲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爲一壽皇即以此見

嘗奏云臣所爲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纔歸即去國尤表以高宗皇

帝實錄爲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
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銀牌使者

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
爲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其契丹時如此牌上
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
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
外但給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
雄矯乘廐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

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
非起於虜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
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省錢百陌

用錢爲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
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
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
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
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唐

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爲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爲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僅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自餘州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每百纔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

者每百爲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舊官銜冗贅

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失之冗贅予固已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書靈贖山三大字其左云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檢校官持節憲銜

勲官只云鎮潼軍承宣使六字比舊省去三十
五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唐天復年越王錢鏐
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字尤爲冗也

吏胥侮洗文書

郡縣胥史措易簿案鄉司尤甚民已輸租稅未
批於戶下矣有所求不遂復洗去之邑官不能
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鈔爲證則追逮橫費爲
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率省亦然予除翰林日
所被告命後擬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

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官告院據以爲式
其制當爾而告身全銜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
林學士予以語吏部蕭照鄰尚書曰如此則學
士繫銜在官下於故事有戾今欲書謝表當如
何蕭悚然旋遣部主事與告院書吏至乞借元
告以去明日持來則已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
一充字於行內微覺踈其外印文濃淡了無異
其妙至此

宣告錯誤